

因为一部电影，她成为一名入殓师

曾在打车、叫外卖时遭遇尴尬，希望能被外界“平常”对待



刘潇霞正在为一位逝者化妆。

死亡，是人们不愿提及的话题，但有些人却从事着与死亡相关的工作。

擦拭面容、清理口腔、化妆净身……让逝者体面告别这个世界的人，是殡仪馆入殓师，又称遗体整容师。他们担任着生命最后一程的“摆渡人”，烟台市福山区殡仪馆的刘潇霞就是其中一员。一位“90后”的姑娘为何干上了这一行？

文/片 记者 钟建军 吕奇

胆小的她毅然 报考了个“冷门”专业

初见刘潇霞，你很难把她与入殓师这一职业联系在一起。显得文静且有些腼腆的她，大方地讲述起自己的职业选择。

生于1994年的刘潇霞说，她小时候也有一个当警察的梦想，但是没有实现。上高中时，她偶然看到一个新闻，知道了入殓师这个职业。她后来查询发现，这是一个很冷门的职业。空闲时间，她拉着要好的同学看了一部电影《入殓师》，便对这个职业充满了兴趣和敬意。

考大学时，她毅然报考了北京一所学校的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，每上完一堂课就有同学转专业，越上同学越少，但她一直坚持下来了。她说，“既然选择了就要走下去。”

刘潇霞说，自己其实从小就胆小，连恐怖片都不敢看。回忆起刚入职时的场景，她也适应了一段时间，“我发现，恐怖片会让人产生联想，而逝者不会动，很坦诚。我心怀敬意地为逝者服务，这些和看恐怖片并不一样。”这让她在工作中更加坚定从容。

如今，从事遗体整容工作5个年头的刘潇霞说：“我对这一行一直很好奇，工作几年后，好奇的心已被填满，只剩下对逝者的尊重了。”

给逝者体面 让生者宽慰

对于刘潇霞来说，她的工作是负责修整逝者的面容和身体，尽可能将逝者还原成生前的状态。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，让逝者体面地离开，也让生者宽慰。

每天为三五具遗体进行化妆，这对她来说是简单的工作，而对发生车祸、意外事故的逝者的损伤部位进行修复，就属于比较复杂的工作了。比如，去除严重腐坏的身体组织，使用雕塑泥、硅胶等材料对逝者缺损部位进行缝合、充填，尽可能将其身体修补到完整的状态。

干这一行，她经常见到生离死别的场景，有时候也很受触动。

刘潇霞说，一名男子清理下水道时发生溺亡，家属来看他的时候，一边哭一边捶他。“她老婆说，出门前你说干最后一次，你怎么不保护好你自己！”刘潇霞哽咽着说，当听到家属说这样的话时，在场的人都哭了。

一位大姐跳楼身亡后腿骨插到胸腔里，修复难度很大，刘潇霞把所有的工具都用上，花了两天时间才修复好。大姐身上有一张纸条，是写给两个孩子的，表示自己患有抑郁症，虽然很爱

孩子，但实在熬不住了。

由于前后差距很大，当家属看到刘潇霞为逝者修复好的样貌后，反应还是很大的，一般会哭着讲述逝者生前的事。“修复好以后，家属都说和以前一个样。”刘潇霞说，“逝者能体面地离去，家属以后想起来，她走得还是很安详的，我们也是用实际行动让生者宽慰。”

找对象难 打车叫外卖也难

对大部分入殓师来说，难以承受的并不是工作压力，而是社会的偏见。

从事这一行，找对象是一大难题。“我属于‘内部消化’，找的是单位的同事。”刘潇霞说，单位里还有许多单身的同事，有些人一听对方在这里工作，即便本人同意，家里人也反对。

另外，刘潇霞提起，打车、叫外卖都是难题。“有一次叫出租车时，师傅给我打电话说，姑娘，我在山脚下等你，你走下来吧。”刘潇霞说，殡仪馆在山上，走到山脚下得好几公里。还有一次，她早上叫车，直到中午才打上车。后来师傅对她说，没有人大清早开第一单就到殡仪馆接活。

和刚认识的朋友一起吃饭，当被问到在哪里工作时，刘潇霞一般都说“在民政局”。有些人就会聊起其他话题，但是有些人会打破砂锅问到底，然而当她说出“殡仪馆”时，有的朋友就不会再和她说什么话了。

刘潇霞还举了个例子，有一次她同事说，好朋友结婚却不能去，感觉很遗憾。因为新娘家不希望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到婚礼现场。

希望提高技术 更期待被“平常”看待

虽然工作地点偏，还经常受到异样的眼光，但对从事遗体整容工作的刘潇霞来说，这份职业并非是一无所获。在她看来，让死者体面、有尊严地离去，是自己从事这一职业最大的意义。

每次为逝者洗澡或化妆整容时，她心里都会默念着一些话：“阿姨，我来为你洗澡……”她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让别人来洗澡，这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。

刘潇霞说，自己的工作不仅需要情怀，更要有过硬的专业技术。对于今后的规划，她希望能向技术更高的老师学习新技能，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。

刘潇霞的孩子才1岁多，她想等孩子长大了再告诉孩子自己的职业。她更期待的是，人们能消除对从事殡葬行业人员的偏见。刘潇霞说，“这个职业虽然从事的人少且有点特殊，但是我希望大家都用平常心来看待。”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每一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值得被尊重。

看似冰冷的墓碑 有他温暖的情怀

大学学设计的他干起了墓碑设计工作

“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不是冰冷的，有的浓缩了逝者的一生，有的承载着亲属的眷恋。”在山东济南一处静谧肃穆的陵园内，李凡镇手指身后的数排墓碑说。

身材清瘦，长相斯文，讲话慢声细语，略显腼腆，若不是在采访前了解过李凡镇的职业，很难猜到眼前这位“95后”青年，正在殡葬行业从事墓碑设计工作。

“我大学学的是展示设计专业，毕业后在设计公司工作过，但每天忙忙碌碌却没有多少获得感。”李凡镇告诉记者，2018年，他了解到山东福寿园十分渴求设计人才，便主动联系应聘。“与市场上‘保质期’短的设计品不同，墓碑可以长久留存，寄托的是永恒的情感，这一点吸引了我。”

从业近五年来，李凡镇先后设计了数百块墓碑，服务了近千名客户。“最关键的环节是与家属沟通，了解逝者生前的职业、性格、喜好、主要事迹等，从中提取创作元素，融入墓碑艺术化创作。”李凡镇介绍说。

“有位书画家令我印象深刻，他是南方人，家属在他离世后联系园区安葬，想用一块太湖石制作墓碑，让逝者‘落叶归根’。”李凡镇回忆说，太湖石产自南方，市场上较为少见，他们先是找遍山东省内市场未果，又委托供应商到全国各地搜寻，最后在江西一户庭院内找到。经与庭院主人多次沟通和协商，他们才购买成功。“我将其设计成墓碑，满足了家属的意愿。”

在李凡镇看来，他是设计师，也是“思念摆渡人”。老师、医生、演员、书法家等不同职业和身份的人长眠于此，他要运用所学为逝者立碑，给生者宽慰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，越来越多像李凡镇一样的年轻人投入到殡葬行业中，用精湛的技艺和温暖的服务逐渐消除人们对这个行业的偏见与误解。 据中新社

不能笑脸相迎 但要感同身受

这名安葬礼仪师和很多客户成了朋友

出生于1997年的胡云思，是山东福寿园的安葬礼仪师。“我的父亲就从事殡葬行业，干了几十年，马上就要退休了。”胡云思调侃自己是“殡二代”，从小受父亲耳濡目染，她对这个行业心生敬重。

胡云思向记者介绍，和其他服务行业不同，殡葬从业者服务于失去亲人的家属，不能笑脸相迎，而是要和他们感同身受。“我们要协助逝者的亲属处理好丧葬事务，帮助他们尽快走出悲伤的情绪。”

有一位客户令胡云思记忆犹新。“这位客户的母亲已经去世30多年，骨灰一直寄存在殡仪馆。在父亲去世后，他到陵园合葬双亲。他带了两件随葬品，一件是父亲保存了30多年的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另一件是母亲生前戴的最后一块表，时间定格在他母亲离世的那一刻。”胡云思眼眶泛红地说，客户在安葬环节，一直在讲父母的故事，那一刻她也想到自己的父母终有一天会离开，深受触动。

在胡云思看来，这是一份积德行善的工作，是在温暖生命的最后一程。“如果把死亡比作通向天堂的一道门，那我们就是‘守门人’。当逝者迈进这道门时，我们会和他们挥手道别，愿他们一路走好，入土为安。”

谈及很多人对殡葬行业的误解，胡云思坦言，相比她父亲干殡葬的那个年代，现在人们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已经发生很大改观。“园区内有很多‘90后’‘00后’在殡葬一线工作，大家交流时，都会谈到这份职业的成就感，有的人还和客户成为朋友。”

“对外介绍自己工作时，我也会得到赞美声，还有人说干殡葬这一行很伟大。”胡云思称，今后，她将承袭父亲的衣钵，继续在殡葬行业用真挚的服务温暖“两个世界”的人。

据中新社

用别人平时不愿握的手，温暖『两个世界』的人

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殡葬行业，清明到来之际听听他们的故事